

南太行咏叹调

□范 光

如今，随着云台山水名扬世界，南太行的壮美再次被世人惊叹。而今年以来，随着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，“沿太行”的名字正慢慢被焦作人熟悉起来。

所谓的沿太行概念，地理学上指从北京西山延伸到河南王屋山的一片带状区域。在这片带状区域里，南太行无疑是最有魅力的地方，而处于南太行中心区域的焦作市沿山地带，更是山水的家园、美景的天堂。

当然，南太行除了山水之外，还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。这里，曾经是盘古开天的地方，也留下过《女娲补天》的故事。而《愚公移山》《精卫填海》的故事，更是让南太行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尤其是怀川北部南太行浅山地带，更是古代先贤流连忘返的地方。上古时，尧帝把这里当成他的狩猎场，他和他的随从在这里逐兽驰骋，林野间回荡着圣王的号令；陶祖宁封子也选定了这里，搓土制陶，燃起第一窑烟火，将南太行的丰润温暖的泥土，淬炼成不朽的文明诗章。

不过，在焦作人的印象里，南太行可不仅是地理分界线，她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脊梁。南太行见证过“竹林七贤”的铮铮傲骨；承载过汉献帝暮年的苍凉回望；流淌出当阳峡绉胎瓷里的大宋气象；孕育了河阳韩愈笔下浩气纵横的文学江河。还有司马懿家族开创的两晋江山；元代大儒

许衡推行的汉法治国。当历史梦回大唐，诗坛情圣李商隐在巴山夜雨中写下“却话巴山夜雨时”的一瞬间，那片永远氤氲在记忆里的青山，就是家乡南太行挥之不去的浪漫。

然而，在中华文明不断辉煌的千百年间，所有的传说与感叹，都被南太行高耸的山峰和陡峭的危崖割断。在南太行的层层危崖前，曹操北征的马队遭遇了战马倒毙、车轮折断的艰难险境。一代雄主也不得不停下脚步，在此踟蹰踟蹰，勒住马缰，佛郁东望，在风雪弥漫的羊肠坂上，吟诵出荡气回肠的《苦寒行》：“北上太行山，艰哉何巍巍！熊羆对我蹲，虎豹夹路啼……”

南太行，这道苍茫的山峦，成了阻隔文明交流的天地屏障，更是无数商旅、征人、游子心头永恒的痛楚。

如果你有机会翻阅焦作的千年史册，就会发现，那些关于“路”的记载，总是浸着斑斑血泪。在那些发黄粗糙的宣纸上，“交通不便，山水阻隔”八个字，如宿命般重复出现。明万历年间怀庆知府在奏疏中哀叹：“每岁漕粮转运，夫役死者十有三四”；清道光《修武县志》记载：“商旅梗阻，岁贡逾期，杖毙徭役者不可胜数”。山叠水复，路断魂伤，哀叹布满页上。然而，在历代焦作人的精神世界里，除了叹息，还有誓死破山修路的宏愿。

在中华民族的传说中，《愚公

移山》的故事是最能代表南太行人的精神风貌的。在那个动人的故事里，那位名唤愚公的老人，以骨为钎，以命为锤，率领子孙叩石垦壤，生生不息。这样的故事与传说，不仅是先民对自然的浪漫想象，更是一个民族以精神劈开天地的图腾。从愚公移山到战国时期开拓的“太行八陉”，从隋唐驼铃悠扬的古道到明清时期凿刻在绝壁上的栈道，焦作人渴望着一条贯穿南太行的乾坤大道，这个渴望一直延续了几千年，真的是太久太深了。

如今，这个愿望终于变成现实。不过，实现这个愿望的力量，不是神秘的传说，更不是天神的力量，而是当代的筑路工人。

那一天，当我站在南太行高速公路焦作段施工现场的时候，我瞬间就被眼前的场面震撼了。

风云激荡的桥梁工地上，钢筋铁骨的巨型架构下，你能听见打桩机撼动大地的沉厚节奏，更能看到一排排桥墩如巨人手指，刺破云霄，遥探苍穹。烈日与星光交替下，建设者的哨声与机械轰鸣交响共鸣，奏响了世界上最壮美的乐章。

在这样豪迈的工地上，“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”早已不是什么豪言壮语，而是筑路人生活中的日常。这里没有一寸平坦的路基，每一段道路都是在开山凿岩之后，用桥梁和隧道来延续，如长虹飞架，似玉带环山，连千

峰、渡万壑，在险峻中勾勒出最能彰显人类力量的美丽曲线。

如今的隧道工程早已颠覆了传统印象。在你的眼前，不再有挥汗如雨的人海，不再有锤凿钎击的艰辛，只有各种精密机械的低鸣与交响。在智能装备的运转中，山中的岩石被有序挖出，经科学计算后填充至低洼地带，实现了真正的“物尽其用，天人合一”，谱写了现代科技的“鬼斧神工”。

遥想当年，坚强无比的愚公所能想到的，是子子孙孙荷担叩石、无穷匮也，最终感动天神，把两座山背走了！而今天的建设者，凭借的却是科技的力量。在沿太行高速公路焦作段智慧控制中心的巨型屏幕上，整条高速公路以数字孪生的形态在云端流动。定位芯片实时显示着3000多名建设者的运动轨迹，无人机巡检系统自动标记边坡位移，甚至每个桥墩的应力数据都通过5G网络直达云端。

站在旁边的项目经理自豪地指着屏幕上的数据说：“看这个红色光点，显示这个拌和站刚才有车混凝土坍落度超标，系统已经自动锁定了批次号。”这艘精密的管控不仅让我佩服，恐怕连鲁班再世都要连连惊叹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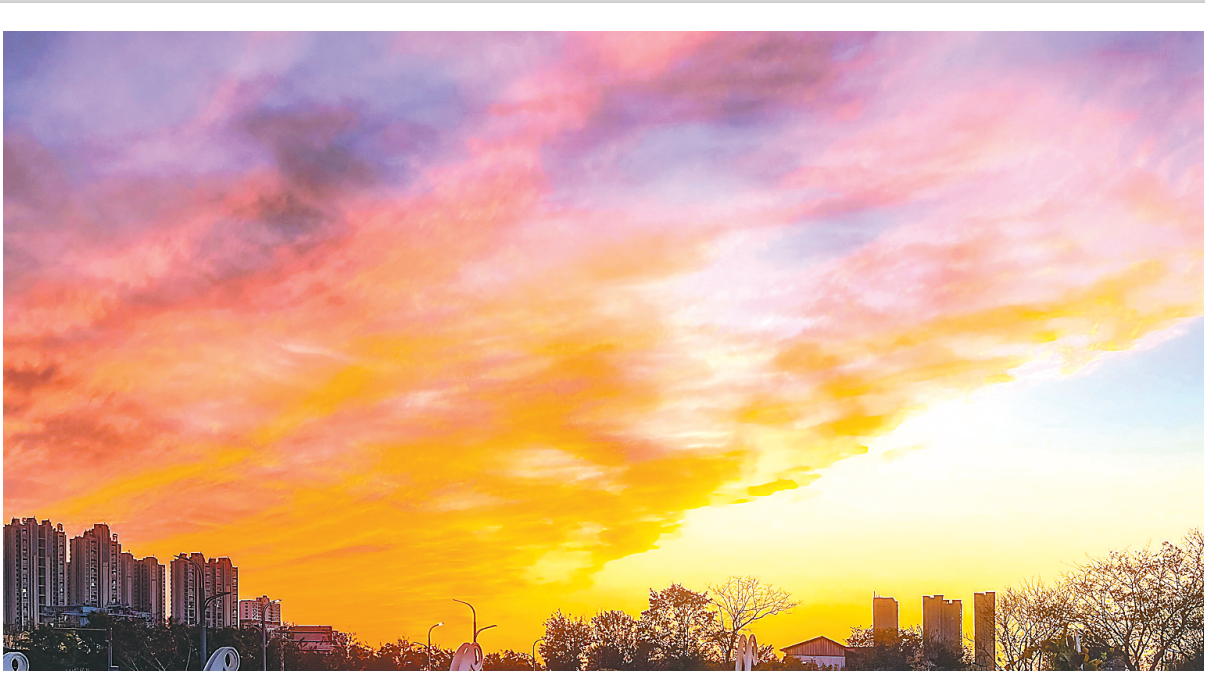
在沿太行高速公路的数控中心里，人员数字化管理、进度数字化安排、设备数据化调控、隧道气体智能监测、桥梁构件云端预制、混凝土智能配比、洞壁自

动衬砌，甚至连物料进出都已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控。整个工程以“透明工地”的形式呈现在你的眼前，不论距离远近，施工现场尽在指尖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，当代愚公们早已将祖传的锄镐封存进了历史的博物馆，开山斧钺也进化成了科技的锋刃，就连几千年来回响在耳边的誓言也融入了挖掘机的轰鸣之中，绽放于爆破瞬间的雷声里。当你看见万吨岩体被整齐劈开，当你目睹隧道如巨龙一样贯穿在山岭间，你绝对会忍不住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。人类的伟大、科技的神奇、时代的壮阔，都在这一刻被点燃，在磅礴的力量中不断绽放着……

站在沿太行高速公路焦作段的高仿真大模型前，一条由桥梁隧道相连、如玉带珍珠串联起来的神奇之路，正缓缓地、坚定地系上南太行巍峨的脖颈。这条玉带将天堑合拢成了通途，让焦作人的千年夙愿升华为当代的豪情；它装饰的不仅是一片山河，更是一个民族永不屈服、永远向上的壮美征程。

巍巍南太行，你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，请记住沿太行高速公路吧。愿这条奇迹之路如腾飞的巨龙，能够振奋怀川，载着焦作人民的千年夙愿，驶向辉煌，驶向辽远，驶向每一个值得奔赴的明天……



霞满山阳

本报记者 贾 蓝 摄

岁月里的冬日三宝

□李 健

入冬三件套：包扁食、缝棉袄、谷秆铺床睡好觉。

立冬后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。妻子想换一床新被褥，商议着到商场选购。指尖触碰到那些红红绿绿的保暖羽绒被，软乎乎的触感瞬间勾起儿时的记忆。

在远去的困难年月，每年冬天，我家总少不了这“三件套”。

为了御寒，父亲会把干黄的谷秆一捆一捆背回家，放在铡口切得齐整，再均匀摊开铺在床上。厚厚的一层谷秆，让床铺瞬间高出许多。到了晚上，躺在鼓鼓囊囊的谷秆被窝里，窸窣作响的谷秆草挡住了入侵的寒气，一翻身又吡吡啦啦散发出氤氲的草香，伸展四肢时暖意融融，连做梦都能笑出声来。

一场冷雨一场寒，十场冷雨穿上棉。母亲拿出土布包袱，翻出叠好的棉絮和剪好的粗布，准备缝棉袄。她先把棉袄子铺在席子上，再把蓬松的棉絮一片一片贴上去，直到均匀铺平，尔后穿好针线，开始一针一线地缝棉袄。缝好的棉袄套在我身上，母亲前拉后拽，一遍接一遍缝合不缝合，一边絮絮叨叨：“冬天来了，这样就不怕冷喽！”

小时候我格外顽皮，一入冬就和小伙伴聚在打麦场上摔面包、打陀螺，棉袄的袖头早早磨破。晚上钻进被窝，母亲便会一针一线地缝补。煤油灯下，她先把棉袄翻转平铺，找到破损的口子，抓一把棉絮垫上去，用手摸一摸厚薄，再合上找来的替补袄面和里子；右手指戴上顶针，针尖在头发上抹一下，便穿针引线细细缝补起来。

翌日，穿上母亲缝补好的棉袄，一股暖意瞬间裹满全身，即便教室门缝里有呼呼灌进来的寒风，也丝毫不会觉得冷。

可如今，谁还会穿棉袄？一年一件羽绒服轻便又保暖，这件还没穿烂，那件就买回来了，大人孩子手头总得有两三件。

现在想来，一件普通的小棉袄，不知倾注了母亲多少心血与疼爱。暖意裹身，只觉整个冬天都不再寒冷。北风呼呼吹，转眼冬至到。家乡人格外看重这个节气，学校也格外开恩，提前敲响那节锈迹斑斑的小钢钎。一向严肃的郭老师也会爽快宣布：“都回家吃饺子去吧！‘冬至吃碗扁，不冻耳朵不冻脸’。”话音刚落，我们便一阵风似的消失在村头巷尾，而记忆中饺子的香味，早已在山村的家家户户弥漫开来……

一盘饺子千般味，荤素百般暖人心。冬至这天，母亲总会少干些家务，扒开萝卜窖，挖出被土埋着的白萝卜，用温水一遍又一遍洗去萝卜坑窝里的根须；再用热水泡上一把粉条，择好香菜、剥好葱蒜。洗净切片的萝卜在滚水里焯一下，放在案板上剁碎、挤干水分，等着父亲回来一起包饺子。

我和妹妹趴在院外的石板上写作业，眼睛却不停地瞟向远处，盼着父亲归来。父亲在邻村的小煤矿干活，每年冬至，小煤矿都会提早停工，催促工人回家包扁食。

扁食，就是北方人再熟悉不过的饺子，也是餐桌上常吃常新的吃食。冬至这碗饺子，却被人们看得格外重——它

不仅包进了美味，藏着传统习俗，更化作了抵御寒冷的一道传承美食。

看见父亲回来，我和妹妹急忙朝院中吆喝：“俺爹回来啦！”听到喊声，母亲匆匆走进灶房，开始和面包饺子。父亲在堂屋喝罢一碗热茶，母亲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舀了出来。父亲小心翼翼地吧饺子拨到我和妹妹碗里，看着鼓腾腾的饺子，我忍不住咬了一口，浓郁的萝卜、粉条与鸡蛋香扑面而来，深吸一口热气，竟把这滋味牢牢锁进我的童年岁月里。

吃罢半碗饺子，我咂摸着嘴唇往灶房跑：“妈，还有饺子没？”昏暗的油灯下，母亲苦笑了一下，夹着一块卷起来的红薯面片，不时有酸茶水从里面滴下来。“你咋不吃扁食？”“不爱吃，吃扁食可糟心！”

那年，我12岁。冬至饺子，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这记忆中，不仅藏着母亲的勤俭持家、父亲的无怨无悔，更有阵阵鸡鸣映衬着呼呼北风的清晨：一觉醒来，母亲在做饭，父亲在扫落叶，而我在暖融融的被窝里喊着：“妈！饭熟没？”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如今每年吃冬至饺子，早已不再是期盼肉香的滋味。儿女们会在酒店订上一桌饺子宴，从普通的萝卜白菜、大肉粉条，到蘑菇木耳、海参鱿鱼，花样翻新，从山村农家到馆子酒楼，小小的饺子俨然一包百味。它不仅牢牢锁住了岁月的乡愁，更锁住了那个为家辛劳一生的虔诚身影。母亲那句“我不爱吃，吃了糟心”，成了不曾消逝的声音，更成了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牵挂。

寒冬食山药

□董全宏

霜降过后，风里已经有了寒气。地面上的山药藤蔓开始枯萎，地下的根茎进入成熟期。

经了霜的垆土地铁棍山药最好，口感香糯甜。诗圣杜甫悲悯的目光早在山药上短暂停留：“充肠多薯蓣，崖蜜亦易求”。旅途中的杜甫一路有美味的山药作为主食充饥，同时还有崖间的蜂蜜调味。早在那个年代，山药就足以和蜂蜜这种来之不易的美味媲美。

“秋夜渐长饥作祟，一杯山药进琼糜。”南宋大诗人陆游在长夜读书时，最喜欢的就是喝一碗热乎乎的山药粥。山药陪伴古往今来文人食客，化为食药文化不可缺少的璀璨篇章：诗人范成大有一“竹坞拨沙屋顶锐，药畦粘土玉肌丰”，赞美山药冰肌玉骨；朱熹有“欲赋玉笋论，羞论蜂蜜与羊羹”，赞美蜂蜜和羊羹皆羞于同山药相提并论；而一代文豪苏轼有“一饱忘故山，不思马少游”，吃过山药连家都不想了，这是何等偏爱！

但是，想完整挖一根山药也是不容易的。纤长的山药是竖着生长，要想完整必须向下挖一米多深。垆土地质的土质比较硬，也比较黏，向下深挖就更不容易，一不小心就会挖断。所以挖山药不仅是件体力活，更是件技术活。需要人先用挖机开沟，然后人工下到齐腰的深沟里，再用专用的铁铲——刀铲一点点把铁棍山药一根根小心地完整挖出来。

今年的雨水延迟了挖山药的时间。几名村民正在山药地里忙着出山药，我问他们一天能挖多少。正在齐腰深的沟内小心松除山药周边黏土的一位大姐道：“想快，不允许啊。一天也就几道沟，还得小心，要不然折断了会影响山药的品质。”

两个“山阳”一生父爱

□潘瑞明

地图上的两个“山阳”，像两颗被时光串联的星辰，一颗嵌在秦岭南坡的葱茏里，千里相隔，黄河如带，横亘其间，却系着我与父亲一生的牵挂。

父亲生于秦岭南坡的山阳县。那片被青山环抱的土地，藏着他年少的光阴，也埋着我最初的啼哭。1987年，为了给下一代寻一处更安稳的生活，他和伯父拖着一大家老老小小，背上行囊，跨越山河，把家安在了太行南麓的山阳区。这一走，便是近40年，我们在新土地上扎下根，渐渐过上了他曾期盼的好日子。

在秦岭的山阳，一大早，父亲背着竹背篓，腿上绑着裹腿，带上农具，徒步如飞地“上坡”，那里有他开垦的梯田。暮色归来时，竹篓下面藏着野果，背篓上沿还有一捆干柴。夏夜，父亲坐在门檐上，点一锅旱烟，给我们讲故事，讲白龙洞，讲漫川关，讲生产队，还讲那些我不认识的亲人和朋友。冬天炉里的柴火很旺，父亲劈竹篾，母亲和奶奶编制灯笼，人手不够，为赶工期，我们也加入帮忙，以免耽误外人过年挂灯笼。“这是祖传手艺，要学会，将来可以养家糊口。”父亲看着我们，表情很严肃。

那时的日子清贫却安稳，山间的清泉、林间的鸟鸣，还有父亲宽厚的手掌，都是我童年最踏实的依靠。父亲总说：“只要踏实肯干，就能把日子过好。”这话，像种子落在我心里，悄悄生根。

7岁那年，我们一家老小，徒步山路，乘长途汽车，又坐绿皮火车，再转拉煤货车，一路迁徙。因为好奇心重，我随处乱跑，在西安火车站的托运中心差点走失。父亲在找到我的那一刻，脸上的表情我永远记得——紧张、焦虑、担忧、生气、欣喜……他忍着没有揍我，不知道当时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。

一路颠簸，穿过秦岭的层峦叠嶂，越过奔腾的黄河，最终站在了太行山阳的土地上。初来乍到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炎热的夏天、干燥的风，不认识乡邻，还有听不懂的方言，让我格外胆怯。记忆里，父亲总是起早贪黑，手掌磨出了厚茧，眼角添了细纹。农忙季节结束时，他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和一家人盘算着今年的收成，然后笑着对我们说：“别怕，你们好好学习，咱们在哪儿都能活出个样子。”

在新的地方，父亲原有的手艺没有了用武之地。他便从工地小工做起，后来又学了一手精湛的瓦匠手艺。他一如既往地起早贪黑干活，攒钱养家，供我和弟弟读书。秦岭金矿数万矿工大军里有他的身影，太行建筑工地无数个日夜里也有他的存在。

在父亲的支撑下，我和弟弟顺利读完书，有了稳定的工作，成了家，日子渐渐富足。可父亲却老了，背驼了，头发白了，曾经宽厚的肩膀，也不再那么挺拔。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的时候，我们给他汇报着这一年的成果，给他讲外面的世界，讲那些我们经历的事和认识的人。他笑着，满脸自豪和欣慰。2023年端午午节过后，父亲走了，走得很快。

如今，我常常站在太行山阳的山坡上，望着西南方，那里是秦岭的方向，是父亲出生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这个普通家族梦开始的地方。看着穿城而过的南水北调总干渠，享受着“一江清水送京津”的时代红利，我知道这水能从秦岭的山阳流经太行的山阳，再送往京津，离不开无数像父亲一样的普通劳动者的付出。我也知道，两个“山阳”，跨越千里，却装着父亲一生的坚守与深情。

父亲用一双脚，丈量了两座山的距离；用一生的努力，给了我安稳的人生。他的爱，像秦岭的山，厚重沉稳；像太行的土，朴实真挚，滋养并温暖着我们，岁岁年年。我知道，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，看着我们越来越好的生活，就像他从未离开过一样。



无 题

□汤保成

埋首披卷几无眠，慨叹暗中流光换。
风雨交沁青山杳，云水奔逐天际远。
牵日欲更青衿志，留月完全未竟愿。
惯向晨昏问绮霞，偶遇故人无语言。
静里虚怀翠竹节，不羁万物杨柳岸。
生不言衰终可为，华发丛里高襟见。
世有形迹分炎凉，古来几人无缺憾？

一树梅花

□郝 军

一树梅花，绽放在寒风的低吟中
漫天飞雪从天际上纷纷飘落
送走立冬 迎来小雪 追赶冬至
红蕊啼血却缀立枝头

远离了酷热的热烈和奔放
却依然紧拥着太阳的光辉
开在乡村 开在城市
倾尽所有也要融入冬天的氛围

既然选择了清幽寂静这条路
就要坚守初心，从不随波逐流
勇敢且坚毅地开在这寒冷的季节
只要坚持，就会红遍原野 红遍枝头

大沙河的耸立

□张志勇

昏黄曾是这里嫣红的衣裳
泥沙裹挟着破碎的过往
沙砾曾低语干涸的苦痛
风里飘荡岁月干涸的荒凉

铁臂解开沉默的土壤
铜索如藤蔓攀向云端
桥墩深深扎入深邃的河床
像巨人的脊梁撑起天光

大沙河，你睡醒的眼眸
映照桥身斜拉的曲线
如竖琴绷紧银色琴弦
弹奏流水与光阴的和弦

沙河流淌的碧波荡漾
芦苇弯腰轻抚星光的涟漪
白鹭一鸣惊人地掠过崭新的水色
曾经龟裂的河岸绿意缝补了伤痕

当夕阳为桥身镀上金色
我听见沙粒在河底低吟——
那不再是荒芜哀怨的哀歌
而是希望与重生弹奏的韵律

大沙河，你托起的何止是道路
是时间与自然签订的契约
让每一次穿越都成为颂歌
让每一次凝视都遇见春天